

芸芸众生

—— 一个农村兽医的自述



[英]詹姆斯·赫略特著

王学文 沈月山 译
张婉晔 吴 芬

农 业 出 版 社

芸 芸 众 生

——一个农村兽医的自述

[英]詹姆斯·赫略特 著

王学文 沈月山 译
张婉暉 吴芬

农 业 出 版 社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James Herriot
BANTAM BOOKS
Toronto/New York/London

芸 芸 众 生
——一个农村兽医的自述
〔英〕詹姆斯·赫略特 著
王学文 沈月山 译
张婉晔 吴 芬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9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366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册

统一书号 4144·506 定价 2.55 元

译者说明

英国当代知名作家詹姆斯·赫略特1916年生于苏格兰，年青时就读于格拉斯哥兽医学院。学成后到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山区当兽医。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外，他从未离开过约克郡农村。本书所描写的就是他从事兽医工作头两年的经历。

书中的主人公赫略特是一个勤奋朴实、不畏艰难的年青兽医。他热爱平凡的兽医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为病畜治疗。他收入微薄，但甘守清贫；他地位不高，但廉洁自守，不卑不亢；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有时甚至忍气吞声，但却敢于抵制某些大人物的威胁利诱；他由于正直、不肯通融而遭到某些人的忌恨，但却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 and 尊敬。后来他和一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姑娘相爱结婚，在山区安家落户，表现了他献身于山乡兽医事业的决心。赫略特这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形象饱满，真实可信。他的品质有着巨大的感染力，鼓舞和鞭策人们积极向上。

希格弗里德和特立斯坦两兄弟是贯穿全书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希格弗里德是个开业兽医，他精通医道，热情诚恳，但却十分健忘，且有点喜怒无常。特立斯坦贪图玩乐、游手好闲，但他聪明机智，且有一副热心肠。作者以活泼幽默的笔调生动地描写了两兄弟的工作和生活，展现了他们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嬉笑怒骂，举手投足都刻画得维妙维肖，如

闻其声，如见其人，读来常常使人忍俊不禁。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厚的生活基础赋予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他善于选取典型，通过一个个生活侧面来表现主题，寥寥几笔就能使人物或动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笔下众多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色彩。约克郡的山川河流，农田牧场，风土人情象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仿佛身临其境。作品对贫富悬殊等不合理社会现象也时有触及，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作者还描写了许多具体病例及其疗法，这些对我国的兽医工作者也不无参考价值。原作语言简洁流畅，生动活泼，含蓄幽默，耐人寻味。在当前色情、暴力泛滥的西方文坛上，《芸芸众生》出污泥而不染，散发着清香的泥土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出版于一九七三年，一经问世就受到英美等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和书评界的重视，各大报刊杂志竞相发表文章，赞誉它是一部充满着“热情、欢乐和笑声”的优秀作品，“放射着生命和爱的光芒”。本书是七十年代英美等国最畅销书之一，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欢迎。

继《芸芸众生》(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之后，作者又写了两个续篇：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1974)，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1977)。前者记述他结婚到从军时的经历，后者写他的戎马生涯及对往事的回忆。

译文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由王学文执笔，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九章由张婉晔执笔，第四十章至第四十八章由沈月山执笔，第四十九章至第六十七章由吴芬执笔。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翻译界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 一 章

雪花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落到我的光脊梁上，我心想，书本里对这种事可是只字未提。

我趴在石子地上的一滩不可名状的脏东西里，一只胳膊深深地插在一阵阵宫缩的牛身子里，双脚在地上探索着想 在石缝间找个插足点。我上身脱得精光，身上的灰土和干血污同雪花混在一起。那个农民打着一盏油灯为我照明，油灯冒着烟，射出一圈摇曳的光线，这圈灯光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是的，书本里只字未提要在黑暗中寻找绳子和器械；只字未提怎么设法用半桶温水保持清洁；只字未提硌人胸脯的石子；只字未提手顶着母牛那强有力的宫缩干活时，双臂如何渐渐麻木，肌肉又如何不知不觉地瘫软。

书本中从未提到过人如何渐渐地筋疲力尽，从未提到过无能为力时是什么滋味，也从未提到过人如何会依稀感到惊慌失措。

我的思想又回到了产科学课本中的那幅图片：一头母牛站在锃亮的地板中央，一位身穿一尘不染的接生外套的兽医，手臂不深不浅地伸进牛体，他心情轻松，面带笑容，农民和助手们也微笑着。连那头母牛也在微笑。哪里也没有灰土，没有血污，没有汗水。

图中的那位兽医仿佛是刚刚吃过一顿美餐，踱到隔壁来给牛接生似的，十分轻松消闲，这纯粹是一种享受，就象

是饭后的一道甜食一样。他不是深夜两点从床上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在冰天雪地里颠簸十二英里，两眼困倦地盯着前方，直到偏僻的农场在车前的灯光中出现。画片中的这位兽医一定不是沿着白茫茫的山坡攀登半英里来到连门都没有的谷仓出诊。

我试着把手再向里伸进一英寸。牛犊的头窝在后面，我正在吃力地用指尖把一个细绳套推向它的下颚。这当儿，我的手臂一直被挤在牛犊和母牛的骨盆之间。母牛子宫每用力收缩一次，都压得我难以忍受。而等到母牛宫缩一过去，我就把绳子再向里推进一点。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这样坚持多久，如果不能很快套住牛犊的下颚，我就永远也别想把牛犊拉出来。我呻吟着，咬紧牙关，又向里伸去。

又吹进一小股雪花。几乎都能听到雪花在我淌着汗水的后背上啾啾地融化的声音。我的手向里推去，额头上的汗水流进了我的双眼。

凡遇到牛难产，总会有那么一阵子，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这一仗能不能打赢。此刻我已到了这种关头。

种种说辞开始闪过我的脑海，“也许最好是宰掉这头牛。它的骨盆这样小，这样窄，我看牛犊根本没法产出来。”要不就对农民说：“好一头肥牛，真象菜牛似的，你不觉得把屠夫叫来更为合算吗？”或者，也许可以这样对他说：“这种胎位实在是太糟了，若是头产道宽大的母牛，不用费劲就能把牛犊的头转过来，可在这头牛，那简直办不到。”

当然啰，我本来还可以用碎胎术把牛犊取出——即用钢丝从颈部把头锯掉。有多少难产结果都是头呀，腿呀，一堆一堆的肠子呀，狼藉满地。有许多厚厚的教科书，专讲肢解牛犊的五花八门的方法。

但是那些办法在这里都不能用，因为这头牛犊还活着。我的手伸得最远的那一次，指头摸到了它的嘴角。小东西的舌头抽动了一下，使我不禁吃了一惊。这真是出乎意料，因为处于这种胎位的牛犊脖子常常窝得太狠，再加上母牛宫缩的强大压力，而使牛犊往往窒息而死。但是这头牛犊却还有一丝活气儿，出来就得让它囫圇地产出来。

我走到水桶旁。水已经凉了，血红血红的。我默默地将双臂抹上肥皂，然后又趴下，这会儿觉得硌在胸脯下的石头比以前更硬了，我好不容易用脚尖蹬住地上的石缝，摇头甩掉流到眼边的汗水，又一次把软得象面条似的手臂伸了进去。这是第几次，连我也记不清了。牛犊那几条干涩的小腿象砂纸似的磨着我的皮肉，我从它腿边把手伸过去，伸到脖弯，再伸到耳旁，然后艰难地顺着面部伸向下颚，就象下颚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目标一样。

说起来真让人难以相信，我已经这样干了将近两个小时了；眼看气力渐渐不支，却还挣扎着要把一个小绳套套到那牛犊的下颚上。所有别的办法都试过了——推回一条腿、用钝钩子钩住眼眶轻轻牵引，结果还得回过头来用绳套。

整个过程自始至终令人难受。那个名叫丁斯达尔的农民，高高的个子，满脸忧郁，沉默寡言，好象总是在等待着发生最糟糕的事。他的儿子跟在一旁，也是高高的个子，满脸忧郁，沉默寡言，父子俩看着我艰难地尝试着，脸色越来越阴沉。

但是最令人讨厌的还要数大伯了。我刚走进山坡上的这座谷仓时，看到一个小老头儿。他目光炯炯，头戴一顶卷边平顶帽，舒舒服服地稳坐在一捆草上，不由使我感到惊奇。他正往烟斗里填着烟丝，显然是在等着看一场好戏。

“我说，年轻人，”他大声说道，声音里带着约克郡西区人的那种鼻音，“我是丁斯达尔先生的哥哥，在里斯屯代尔那边种地。”

我放下器械对他点点头说：“您好，我叫赫略特。”

老头儿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说：“我的兽医是布隆菲尔德先生，想必你一定听说过他——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了不起，布隆菲尔德先生真了不起，特别是接生牛犊，知道吗？我还从来没有见他给难倒过呢。”

我作出个惨淡的微笑。换任何别的时候，听说自己的同行如何能干我都会高兴的。但不知怎地，这会儿却不行，这会儿就是高兴不起来。实际上，这番话却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我不认识布隆菲尔德先生，”我一边说一边脱掉上衣，接着又十分费力地从头顶脱下衬衣，“不过我到这一带来的时间还不太长。”

大伯惊呆了，“你不认识他？哎呀，就你一个人不认识他，告诉你，在里斯屯代尔大家可敬重他了。”他惊愕得一时陷入沉默，随后用火柴点着了烟斗，又朝我那满是鸡皮疙瘩的上身扫了一眼，接着说，“布隆菲尔德先生脱了衣服就活象个拳击家，身上那些肌肉块儿可真没见过。”

一种虚弱的感觉渐渐地透过我的全身。我突然觉得脚象铅一样沉重，觉得自己很无能。我动手把绳子和器械摆到一块干净的毛巾上，这时，老头儿又开口了。

“请问，你取得兽医资格有多长时间了？”

“哦，已有七个来月了。”

“七个月！”大伯宽容地笑笑，把烟斗里的烟丝又往下压了压，吐出了一团臭烘烘的蓝色烟雾，“嗯，有点经验比

什么都强，我总是这个话。布隆菲尔德先生给我的牲畜治病已有十多年了。他可真在行。行啦，书本上的学问你自己留着吧，不管什么时候，我只需要实际经验。”

我往桶里倒了一点儿消毒剂，仔细地往手臂上抹肥皂，在牛的身后跪了下来。

“布隆菲尔德先生总是先往手臂上涂些特殊的润滑油，”大伯一边心满意足地抽着烟斗，一边说，“他说，光用肥皂和水会使子宫感染的。”

我进行了第一次探查。兽医们刚把手伸进牛肚子的时候，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能在一刻钟内解决问题，随后更衣回家呢，还是得辛辛苦苦地干几个小时呢？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几秒钟内就会见分晓了。

这回我可要倒霉了。胎位很讨厌，牛犊头窝在里边，宫内又无活动余地。与其说这是头第二次产犊的母牛，倒不如说它更象是一头发育不良的初产小母牛。里边干涩涩的——一定是在好几个小时前就已“破水”了。这头牛原来一直在山上的草地跑来跑去，直到离预产期只有一周时间了，他们才不得不把它牵到这个残破不堪的谷仓里来。不管怎么说，看来我要过好长时间才能上床睡觉了。

“怎么样，年轻人？”大伯那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头在里边，对吧？那问题不大。我见布隆菲尔德先生是那么干的——他把牛犊整个地转过来，让两条后腿先娩出。”

以前我也听到过这类无稽之谈。虽说我干这行时间不长，但我已经看出，所有农民在为别人的牲畜治病方面都是行家。一旦自己的牲畜有了病，他们总是赶忙打电话找兽医。可是赶上邻居的牲畜有了病，他们却信心十足，知识渊博，不乏高招儿。我还发现他们的主意往往要比兽医的诊断

意见更受人重视。比如说，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大伯显然被当成了圣人，丁斯达尔父子毕恭毕敬地听着他所说的每句话。

“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办法，”大伯接着说，“叫几个身强力壮的人用绳子把那小东西拉出来，就那头朝里原封不动地拉出来。”

我喘着气，手在里边摸索着，“这么窄小的地方，要把牛犊整个地转过来怕不可能。如果不转过头来就把牛犊硬拉出来，那母牛的骨盆肯定会断裂。”

丁斯达尔父子俩眯起眼睛，显然是认为我因目睹大伯的见多识广而在故意闪烁其词。

而这会儿，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看我就要彻底失败，我在那肮脏的石子地上爬来滚去，而丁斯达尔父子俩则愁眉不展，一声不吭地在旁边看着。大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评论着。他很高兴，那红润的脸堂容光焕发，小眼睛闪耀着光芒，这大概是他多年来最开心的一个夜晚了。他老远地爬上山来，已经得到了百倍的报偿，他始终那么兴致勃勃，每一分钟对他说来都是一种享受。

我趴在那里，闭着眼，张着嘴，污垢把脸皮绷得紧紧的。这当儿，大伯拿开嘴里的烟斗，从那捆草上向前探了探身子，“快不行了吧，小伙子，”他心满意足地说，“噢，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布隆菲尔德先生被难倒过呢，他可真有经验，再说他身体结实，真没说的。他这个人是再累也累不垮的。”

我怒火填膺，象喝了烈酒似的，浑身发热。当然，这会儿真该站起身来，把那桶血水朝大伯兜头泼去，随后跑下山驱车而去，离开约克郡，离开大伯，离开丁斯达尔父子，离

开这头倒霉的母牛。

然而我并没有那样作，而是咬紧牙关，紧蹬双腿，使出吃奶的力气向里推去。我觉得绳套滑过尖利的小门齿，滑进了牛犊的嘴中，心头一阵激动，简直不敢相信。我一切轻声地求神保佑，一边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拉着细绳，觉出那活扣拉紧了。我到底套住了牛犊的下颚。

我终于可以动手干了。“丁斯达尔先生，现在你拉住这条绳子，就这样轻轻地拉紧就行，我要往里推牛犊，如果你就势使匀劲拉着，那牛犊的头该会转过来的。”

“要是绳子脱掉怎么办？”大伯满怀希望地问。

我没有回答，而是把手伸进去按住牛犊的肩部，顶着宫缩推了起来。我觉得那小小的身躯向里滑去，“丁斯达尔先生，现在悠着劲儿拉，不要使猛劲。”然后我又对自己说，“哎呀，天啊！可别让绳子滑掉了。”

牛犊的头往外转着，我手臂上觉得出它的脖子渐渐地伸直。接着耳朵碰到了我的肘部。我放开牛犊的肩膀，推住它的小嘴，用手挡着，以免牙齿碰着阴道壁，一直把牛犊的脑袋引到它前腿之间的正常位置上。

我又很快拉开绳套，套到耳朵后面。“现在，母牛一使劲，你就拉牛犊的脑袋。”

“不，现在应该拉腿。”大伯嚷嚷着。

“我告诉你！拉这条拴脑袋的倒霉绳子！”我可着嗓门叫喊。大伯生气了，退回到他坐的那捆草上，而我立时感到痛快了一点。

牛犊的头被拉出来了。接着，身体的其余部分也轻而易举地娩出来了。小东西一动不动地躺在石子上，眼光呆滞，对周围的东西好象视而不见似的。颜色发紫的舌头肿得很

厉害。

“它活不了，肯定活不了。”大伯咕咕啾啾地说，又展开了新攻势。

我擦去牛犊嘴上的粘液，使劲向它喉咙里吹起气来，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在它两肋上压挤几下之后，牛犊喘息了一下，眼睑扑闪起来，接着开始吸气，一条腿抽动了一下。

● 大伯摘下帽子，直抓脑袋，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天，它还活着。你折腾了那么半天，我还以为它一定死了呢。”他的火力已经减弱了不少，嘴里的空烟斗向下耷拉着。

“我知道这小家伙需要什么，”我说，随即抓住牛犊的前腿，把它拉到它母亲的头旁。那母牛四肢伸展侧卧着，伸长着脖子，脑袋无力地平倒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它两眼眯缝着，肋骨翕动着，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样子。然而，当它觉出牛犊的身体靠在它脸上时，情况立时发生了变化。它睁大双眼，鼻子来回嗅着，探索着这个新生命，每嗅一下，兴趣就增加几分。于是它竭尽气力平卧了起来，用鼻子拱着，浑身上下地闻着小牛犊，胸膛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沉声音。然后它有条不紊地用舌头舔起小牛犊来。大自然为这样的时刻提供了绝好的兴奋按摩、母牛舌头上粗糙的小乳突在小牛犊的皮肤上慢慢擦过，小东西躬起背，片刻功夫就摇头摆脑地想要站起来。

我咧嘴笑了。我就喜欢这种情景，喜欢这小小的奇迹。我觉得这样的事无论见过多少次也总是那么新奇。我尽量把身上的干血和污垢多洗掉一些，但这些东西大都已凝结在我皮肤上，就是用指甲也刮不下来，得等回家洗热水澡了。我把衬衫从头顶套上，觉得自己就象是被一根粗大的棍子打了

好久似的，每块肌肉都觉得痠疼。我口干舌燥，两片嘴唇几乎粘到了一块儿。

只见一个愁容满面的大个子在我身旁晃来晃去，“喝点什么好吗？”丁斯达尔先生问。

我觉得自己肮脏的脸上绽出了一丝难以相信的微笑。眼前浮现出一杯热茶，里边还兑着不少威士忌，“你太好了，丁斯达尔先生。我真想喝点儿。这两个小时可真够呛。”

“不，”丁斯达尔先生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我，说：“我是说给母牛喝。”

我于是结结巴巴地说：“啊，对，当然，一定，怎么也得给它喝点什么，它一定特别渴了，喝点会对它有好处的，当然，当然，给它喝点吧。”

我收拾起接生用具，跌跌撞撞地走出谷仓。荒原上仍然很黑，刺骨的寒风象鞭子似地从雪上抽过，吹得我眼睛生疼。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山坡时，身后最后一次传来大伯那毫不服输的刺耳声音：

“布隆菲尔德先生认为下完犊后不能让母牛喝水，他说那样会使牛胃寒的。”

第二章

那辆快要散架似的公共汽车里窄小闷热，而且我坐得不是地方，七月的骄阳火辣辣地照在我这边的窗子上。我穿着自己最好的一身衣服，挺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把一个手指伸进箍得紧紧的白衣领中，想松动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穿这么一套衣服真是傻气，可是在前边几英里远的地方，可能会雇佣我的人正在等待着我，必须给他个好印象。

这次会面关系重大。在一九三七年这一年里，作为一个新取得行医资格的兽医，就好像是拿着许可证加入领取救济金的行列一样。农业被政府忽略了十年，搞得一片萧条，马匹本是兽医的主要医治对象，现在其数量却在急剧减少。年轻人苦读五年走出校门，而社会对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满腹学问却漠然处之，这种时候很容易陷入绝望。《兽医简报》上每周往往只有两三个空缺，而每个空缺平均却有八十人申请。

当我收到从约克郡代尔山区达罗比镇的来信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皇家兽医学会会员希格弗里德·法楠先生想要在星期五的下午见我，要我去吃茶点。假如我俩互相中意，我便可留下作助手。我疑虑重重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索。那么多和我一块儿取得兽医资格的朋友，要么失业，要么在商店干活，要么在造船厂当帮工，因此我对前途也不抱任何别的希望。

汽车在陡坡处转弯时，司机猛力换档。现在我们已经连续爬了十五英里的坡路。远处奔宁山那隆起的蓝色轮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以前没有到过约克郡，不过这个名字在我心中唤起的乡村景象总和约克郡的布丁一样平淡乏味；我预见到一种刻板、单调、缺乏魅力的景象。但是当汽车吃力地越爬越高时，我不禁惊异起来。原先模模糊糊的远山变成了长满青草的高高的山丘和宽阔的谷地。谷底，河流从绿树间蜿蜒流过，坚固的灰石农舍散布在一片片互不相连的耕地之间，耕地顺山坡向上伸展，一直伸入翠绿的山岬，与从山顶起伏而下的葱郁的石榴属植物融成一体。

我看到用石块堆砌的墙已经取代了篱笆和树篱。这些石墙垒在路旁，围在田边，爬在四周的荒原上，不见尽头。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石墙，在那绿色高地上勾画出种种图案。

但是快到目的地时，各种可怕的故事不断闯入心头，这些故事是由那些老校友带回学校的。几个月的实习使他们经历了风霜，变得尖刻愤懑。他们说，那些主治兽医个个狠毒无情，而助手只不过是粪土不如的小人物，该着忍饥挨饿，活活累死。记得戴芜·斯蒂文斯用颤抖的手点着一支烟说：

“从来没有一个晚上闲过，从来没放过我半天假。他让我刷洗汽车，在园子里刨地，修剪草坪，给他家买东西。后来他还让我扫烟囱，我可就不干了。”威利·约翰斯敦说过：“我干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给一匹马插胃管，可我没有插进食管，倒插进了气管，刚刚抽了几下，那马便咕咚一声倒在地上——直挺挺地死了。我的头发就是从那时开始白的。”还有大家讲到的那个关于弗雷德·普林格尔的吓人的故事。弗雷德曾用套针给一个害臃胀病的牛放气，那个农民看到牛肚子里憋着的气嘶嘶地喷了出来，惊叹不已，使弗里德有点忘乎所以

了。他用打火机点着了套管，熊熊的火舌舔着了几捆干草，把牛棚烧成了灰烬，事后弗里德立即到海外工作去了——好象是去了背风群岛（或译：利沃德群岛）〔系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见鬼，这件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诅咒自己头脑这么胡思乱想，极力不去想那大火劈啪作响的可怕景象，不去想牛被牵离险境时发出的恐惧的叫声。不会的，情况不可能那么糟。我在膝盖上擦了擦汗津津的双手，极力把思想集中到我要去见的人身上。

希格弗里德·法楠。一位约克郡山区的兽医叫这样的名字可真够怪的，可能他是个德国人，原先在英国学兽医，后来决定留在这儿开业了。他原来的姓不会是法楠，可能是法里楠。对了，希格弗里德·法里楠。他的形象渐渐地在我头脑里形成：矮矮的，胖胖的，属于矮胖子类型的人物，眼睛里透着愉快的神情，笑起来咯咯的。但同时还有一个形象闯入我的脑海，赶也赶不掉，他更符合大家心目中开业兽医的形象：一个高大笨重的条顿人（注1），目光冷峻，满头粗硬的短发。

我意识到公共汽车正哧哒哧哒地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行驶。这条街通到一个广场上，我们的车就在那儿停住了。我看到一个朴朴实实的杂货店，窗户头上写着“达罗比合作社”。我们已到了目的地。

我下了车，站在自己破旧的提箱旁，向四周打量着。我总觉得这里有点奇怪，可起初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了，怪就怪在这地方的寂静。别的旅客都走散了，司机关掉了发动机，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眼前有生命的只有几个老人，聚成一堆儿坐在广场中央那钟楼附